

永平府志卷之二十一

藝文志

永平文之最古者莫如秦皇之銘漢武之書魏晉以還簡冊無徵已若境內山谷殘碑斷碣唐迄金元僅存一二惟是近代諸公或紀城池學校之興廢或爲山川景物之流連登高作賦攬勝題詩並郡乘所不可缺嗟乎地恒因人重人不以地傳故滕王黃鶴得王勃崔顥之作遂垂不朽舊志所載未免蕪雜爰汰而去之又姑就所見畧加補輯要必擇其有關於郡事者庶乎言之有徵也作藝文志

永平府志

卷之二十一

藝文志

璽書制詔

漢武帝報右北平太守李廣書

將軍者國之爪牙也司馬法曰登車不式遭喪不服振旅撫師以征不服率三軍之心同戰士之力故怒形則千里竦威振則萬物伏是以聲名暴于夷貉威稜憺乎鄰國夫報忿除害捐殘去殺朕之所圖于將軍也若乃免冠徒跣稽顙請罪豈朕之指哉將軍其率師東轅彌節白檀以臨右北平盛敵

唐授田布魏博節度使制

元稹撰文

經曰父母之仇不同天雖及匹士而猶寢苦枕干以期必



報是以子胥不殉伍奢之死卒能發旣藏之墓鞭不義之屍取貴春秋名垂萬古而况於身備將壇父死人手家仇國耻併在一門當懷嘗膽之心豈俟絕漿之禮金革無避其在茲乎前四鎮北庭行軍兼涇原節度使檢校左散騎常侍御史大夫田布咨爾先臣惟國元老首自河朔來朝帝廷而又東取青齊北討燕趙提挈義旅勤勞王家冒白刃而不疑推赤心而自信屬冀方求師余所重難輟自大名付茲巨鎮而中台暗折上將妖侵蝨賊潛寘於腹心豺狼勃興於肘腋人神憤痛朝野驚嗟深軫予懷誓擒元惡以爾布詩書并習忠孝兩全常用魏師克征淮孽素行恩

信共著勲庸豈無奮激之圖爲報寇讐之黨且魏之諸將由爾父而崇高魏之三軍蒙爾父之仁愛昔旣同其美利今豈忘其深寃爾其淬礪勇夫敬恭義士一飯之飽必同於士卒一毫之費必用於戈矛非算畫不萌於心非軍旅勿言於口居則席藁寒則飽水以喪禮處之若哀心感者必有爲橫身刎頸感智捐軀下報管魄旁清醜類於戲至誠可托稔惡難逃矧彼凶殘去將安往墨纒在體元纛在前提劔執金無忘哀敬可起復寧遠將軍守右金吾衛大將軍員外同正員檢校工部尙書兼魏州大都督府長史御史大夫充魏博等州節度觀察處置等使勲賜如故主

未施行

元至元十八年十二月戊申封伯夷叔齊詔

蓋聞古者伯夷叔齊逃孤竹之封甘首陽之餓辭爵以明長幼之序諫伐以嚴君臣之分可謂行義以達道殺身以成仁者也昔居北海之濱遺廟東山之上休光垂於千古餘澤被於一方永懷孤峻之風庸示褒崇之典於戲去宗國而辭周粟曾是列爵之可廢揚義烈以激清塵期於世教之有補可追封伯夷爲昭義清惠公叔齊爲崇讓仁惠

公

頌

永平府志

卷之三十一

頌

三

伯夷頌

唐韓愈

立之特立獨行適於義而已不顧人之是非皆豪傑之士信道篤而自知明者也一家非之力行而不惑者寡矣至於一國一州非之力行而不惑者蓋天下一人而已若至於舉世非之力行而不惑者則千百年乃一人已耳若伯夷者窮天地亘萬世而不顧者也昭乎日月不足爲明舉乎泰山不足爲高巍乎天地不足爲容也當殷之亡周之興微子與也抱祭器而去之武王周公聖也從天下之賢士與人之諸侯而往攻之未嘗聞有非之者也彼伯夷叔齊者乃獨以爲不可殺既滅矣天下宗周彼二子者乃

獨耻食其粟餓死而不顧由是而言夫豈有求而爲哉信
道篤而自知名也今世之所謂士者一凡人譽之則自以
爲有餘一凡人沮之則自以爲不足彼獨非聖人而自是
如此夫聖人乃萬世之標準也余故曰若伯夷者特立獨
行窮天地亘萬世而不顧者也雖然微二子亂臣賊子接
跡於後世矣

狀

進田宏正碑文狀

唐元稹

田宏正魏博德政碑文右前件碑文伏蒙御札朱書遣臣
等述恩生望外事出宸衷銘鏤骨肌難酌雨露臣伏以陛

永平府志

卷之三十一 狀

四

下所以令臣與宏正立碑蓋欲遣魏博及鎮州將吏等並
知宏正首懷忠義以致功勳臣若苟務文章廣徵經典非
惟將吏不會亦恐宏正未詳雖臨四達之衢難掩萬人之
口臣所以效馬遷體敘事直書約李斯碑文勒銘稱制使
宏正見銘而戒逸將吏觀敘而愛心不隱寔功不爲溢美
文雖樸野事頗彰明伏乞天慈特留宸鑒其碑文謹隨狀
封進謹具奏聞伏聽勅旨

奏疏

敬陳京東水利疏

怡賢親王

竊河道有經有緯而緯常多于經所以資節宣利挹注也

臣等力勘京東之水若白河若薊若漷以及永平之灤河皆經流之最大者白河爲漕運要津農田之蓄洩不與焉然河兩曠野平原數十里內止有鳳河一道自南苑流出涓涓一帶蜿蜒而東至武清之垓上村斷流而河身淤爲平陸此外別無行水之溝亦無瀦水之澤一有雨潦不但田廬瀰漫卽運河堤岸亦宛在水中矣查凉水河源自京城西南由南苑出宏仁橋至張家灣入運請于高各庄開河分流至垓上循鳳河故道疏濬由大河頭入仍于分流之處各建一閘以時啟閉庶積潦有歸且可沾溉田疇而於運道亦無礙也運河之東則香河其下爲寶坻沿河堤永平府志

卷之二十一

奏疏

五

岸坍塌屢爲二邑之災應飭河官及時修築高厚並于牛牧屯以上斜築長堤一道以障上流之東溢則香河寶坻無運河之患矣再通州烟郊以南之水皆滙于窩頭分爲二股一股南入運河一股東流經香河縣之吳村滙于百家灣入七里屯達于寶坻查七里屯以上大半淤塞地皆沙鹵難以開鑿若將南流一股疏通深暢則窩頭經流歸于運河分入香河之吳村者無多少加濬導則亦可免冲溢矣又夏店之箭杆河經香河東北入寶坻之溝頭疏濬導流于寶坻城南會七里屯之水東入八門城達于大河庶水有攸歸不致漫溢爲害且潮水自八門城逆流入河

于農田亦有利焉寶坻之西北壤接薊州薊州運河自三台營會諸山之水東南至寶邑會白龍港又南經玉田豐潤合漕水達於海河身深濶源遠流長所謂棄之則害用之則利者也臣等愚見請先築河堤務須高厚永保無虞然後于下倉以南建石橋一座空下閘壅水而升之注於兩岸以資灌溉多開溝洫自近而遠縱橫貫注用之不乏矣漕水又名還鄉河發源遷安之泉莊噴薄洶湧懸壁而下既入平地則委折蛇行土人有三灣九曲之稱自康熙四十二年決運河頭奪流而西至雍正元年始塞決口挑引舊河然河道狹而堤堰卑東決則淹豐潤西決則淹玉

河身疏通深廣束以堤坊西北另開小河一道引山澗汗漫之水入河不流使湖無泛濫而南湖內外田地均沾灌溉仍于湖心最下之處圩爲水櫃以濟泉水之不足其利可以萬全又泉河發源小泉山東流會孟家泉煖泉達於薊運河現在引流種稻所當搜滌泉源多方宣播以廣水利者也豐潤負山帶水湧地成泉疏流導河隨取而足志乘所謂豐澤潤美邑之得名非虛也臣等力勘所至如城東之天宮寺失鹿山鐵城坎以及沿河沮洳之處或疏泉或引河可種稻田數百畝多至千餘畝而止惟縣南接連大泊一帶平疇萬頃土膏滋潤內有王家河汊河龍堂灣永平府志

裕若推而廣之沿河堅築隄防多設壩閘以時蓄洩疆里
一循舊迹不勞區畫而兩岸良田不可數計至板橋狼窩
舖等處東達榛子鎮一帶流泉大概入灤河境矣灤州爲
永平屬邑永平之水灤河爲大其源遠所從來者高洶湧
滂沛推壅沙石旣不可束以隄防亦難以資灌溉然各屬
支流藉以滙歸故少漲溢之患而涓瀝皆農田之資如灤
州近城之別故河淤塞漫流數十年於茲若照舊疏通不
惟城闈不受浸嚙而西南負郭之田皆收浸潤之利城南
則有龍溪出五子山東大泉騰沸流至五官營伏入地中
至閭家莊復見卽清河之源也城西則近河經芹菜山南
永平府志

自泉莊至新集五六里兩岸地與水平播之可種稻田百餘頃且可分還鄉河上流之勢灤河經府治之西青龍河會焉青龍河卽盧水縣以此得名境內崗巒起伏地高水深難以汲引惟縣北之燕河管湧泉成河及營東五泉漫溢四出至張家庄一帶皆可挹取爲樹藝之利他如撫寧昌黎樂亭以及遵化三河等州縣臣等未及遍歷然按圖考志大抵水澤之利居多伏念京東土壤膏腴甲於天下祇緣積俗怠玩苟且因循人有遺力地多遺利我皇上軫念民瘼宵旰勤求無刻或釋臣等奉命查勘所至宣揚

永平府志

卷之二十一

奏疏

九

聖德明白曉諭一時民情踴躍歡聲雷動今春融凍解正動工修築之時臣等分遣効力人員逐一確估請旨興工惟是工程浩大地方遼濶臣等欽遵

聖諭殫心籌畫所勘情形大槩如此至高下廣狹隨宜隨量容有變通之處抑或委員經理未必盡合機宜圩田之多寡奏效之遲速統俟工完彙齊送册將勘過情形繪圖恭呈

御覽伏乞

皇上睿鑒施行

請更定鹽法疏

國朝 劉鴻儒

題爲畿東行鹽之法未善請

旨釐正以資民用以無損國課事臣竊惟鹽政之設因民生日用之需取天地自然之利必使上能裕

國下不厲民始堪爲經久不易之策也如江淮諸處水陸四達產多食廣商人資本富厚招中銷引自屬成法惟臣鄉永平所屬州縣地方無幾食鹽止取給灤昌樂瀕海諸處產亦無幾惟產與食一隅亦自相準自明季清初以來行販流通郡邑悉地方有司給票收其正稅禁遏私販名爲包課而課亦不至失額民頗便之忽于順治四五年有等無稽棍徒規時射利亦借納銀銷引之名投認鹽商

永平府志

卷之二十一

奏疏

十

力承課稅所司自易信從一自納銀之後遂于每州縣居要地方各張鹽店一區行販悉行禁絕小民居止不齊卽有買自隣近店中者亦坐以私鹽首告胥遠近而惟一區是資已屬艱苦况其以扼吭自恣價憑自定數倍于昔至於升斗抑勒尤難悉狀以致民間咸稱不便怨讟叢生至有寧甘食淡而不肯一窺鹽店者矣如此專利病民卽使國課足額已非善計乃諸人本屬赤手貧棍實無蓄貯多鹽可售不過初由借債以支掌意圖取償於重價然價旣騰踊買者自少所謂貪賈二倍勢所必至也及於年例應輸額課依然拖欠封納不前竟至公私交受其困矣平

時有司以承課有人不復管理及至銷引不及納課失期復以干已考成從而爲之代納則其累及於有司者又如
此昔人云塞人之養而隘其途猶云將以利取也今此一
事而上下咸屬不便乃爾則將安用此坐店之鹽商爲哉

臣請

勅部察其積弊將畿東鹽店商人盡行裁革所有當發額
引仍責令有司支領給票通商禁止私販務俾正課足額
而民間亦不至苦窳庶公私兩便之道也此事止一隅似
屬細故以臣鄉見聞最真不敢不以
上聞如果臣言不謬祈

永平府志

卷之二十一

奏疏

十一

勅部議施行

請頒賦制裁衙蠹疏

劉鴻儒

題爲速頒賦制以慰民情嚴裁衙蠹以除民害事竊惟
盛朝創興之治惟安百姓爲第一急務安百姓惟輕賦徭
革積害爲第一急務我

皇上定鼎伊初卽

頒詔賦徭經制照萬歷初年愛民之心可謂切矣治國之
急務可謂晰矣天下無論老幼賢愚聞綸音而懽欣鼓舞
以手加額曰今而後始得出水火登衽席矣其望經制之
定也惟恐遲一日不獲受一日之福及觀順治二年徵納

之數較明末之分數不減且增嗚呼賦徭之重追比之慘至明末極矣而今復加焉兵火餘生其堪此耶向之歡欣鼓舞者仍變爲慘泣愁呼矣卽今清核賦役

聖旨業已申明第念元年之

詔至三年未見施行而三年之清核又不知何年何日可施行也臣請一面清核一面申飭有司務要照萬歷初年

催徵不得仍前模糊視爲故事也然衙蠹不革弊孔百出卽賦輕而私索之害無窮州縣六房書吏之設其初每房一書一吏而今增至八人十人不等朘民膏以供已竊官銀以肥家或新任官質樸慈善事體未經歷練者鮮不爲彼所欺甚至書吏揮指有司唯唯加以如狼如虎之皂快肆行民間所以良有司不多見而民情恟恟也臣請

嚴勅該部申行州縣一切書吏皂快止照舊數簡選備用餘皆卽行裁革是大爲民間去一毒害也斯二者乃安百姓不可緩之事百姓安則人心固人心固則盜賊自息太平立致久安長治之道端不外此臣蒙

恩拔耳目之司民間利病敢不披肝瀝膽繪情以陳乎仰

乞

勅部施行

明白回奏疏

劉鴻儒

奏爲遵

旨明白具奏事臣于六月初十日具有速頒賦制以慰民情嚴裁衙蠹以除民害一疏奉

聖旨明季加派錢糧恩詔內已盡行蠲免這本說順治二
年徵納之數較明末不減且增是何地何官係何錢糧或
本地私徵或部文多派通著劉鴻儒明白具奏毋得含糊
有司衙門吏胥人等額外多增的盡行革汰違者重處該
部知道欽此臣跪捧莊誦之餘仰見我

皇上暨 皇叔父攝政王倦念百姓精心賦制弊必詳其
實言必採其真也臣係遷安籍而遷安催徵之事臣知之

永平府志

卷之三十一

奏疏

十三

切見之真敢不其實爲

皇上陳之遷安自明末之時每丁起銀下下則二錢下中
則四錢每上地一畝起銀七分有奇百姓莫不稱苦而逋
欠甚多至我

皇上恩詔下頒蠲免之條班班可指宜乎錢糧之減半也
乃所徵之數每丁二錢者加至三錢六分四錢者加至七
錢二分每畝上地加至八分二釐有奇如此可謂照萬歷
初年乎不照萬歷初年乎臣草茅中見此增加之數不勝
驚惶駭愕茫然不解何故且本縣縣驛已裁民壯已裁損
夫已裁只此三項便當減許多錢糧又何爲如此加多也

臣愈不解也况

恩詔初頒昭若星日赫如雷霆尙不能行之近京之郡縣如沿而至于數十年之久或千萬里之遙其所爲增加科派又不知幾何矣臣見遷安一縣如此則一府可知一府如此則天下可知所以痛憤激切而有速頒賦制之請也仰祈

勅下該部詳究增加原故係奉何文仍

勅巡撫監司徹底清查應蠲免者毅然蠲免庶不致上有輕賦薄徭之名而下無輕賦薄徭之實也謹具實奏

聞

永平府志

卷之三十一

奏疏

西

碑記

清聖廟碑記

元馬祖常

大元建國全燕以御華夏永平爲甸服股肱郡至元十有八年世祖皇帝甫平江南五歲矣卽褫干戈放馬牛而不用大名名儒修禮樂之事勅有司咸秩無文於是永平郡臣以其邦爲孤竹舊壤伯夷叔齊兄弟讓國之所也列聞以請大臣以聞上曰其令代言爲書命以褒之諡曰清惠仁惠於今又五十年矣郡臣前後凡不計幾人漫不加意茲者某年某官等乃狀上書曰郡境廟像清惠仁惠之神歲無牲牢祭品不備領祀無官尙書秩宗有禮有義謹以

告其日會太常議制白丞相府符下永平日夷齊求仁得仁廟食固宜歲春秋蠲吉具儀有司行事符且署矣乃重白丞相府以孟軻稱伯夷聖之清孤竹其宗國也今既像設而廟食之宜以清聖額廟丞相府僉曰允哉嗚呼大道之鬱也則民烏得而知古焉士蓋有一二世不知其傳者大道之彰也則民不識金革戰鬥之暴內則有父子夫婦相與飭于禮節外則有官師之教朋友之交相與讓於古豈獨知己之所傳又知當時之名世者而傳之是則永平之人遭逢國家之隆而沐浴大道之彰也吾將見行者讓途耕者讓畔學士相讓于俎豆工商相貸以器貨而市價永平府志

不二矣推本我世祖皇帝教化之意顧不由此與邦之人尙礪其志而施于行哉毋徒神之而已也

王公先塋碑記

明王翺

翺以不肖之質獲蒙祖考餘慶以有祿位繆膺獎擢踐更要職國有常典命及其先非惟優異臺憲之臣蓋以彰積善垂慶其來有自而欲昭潛德發幽光俾爲臣子者退得伸孝于家而進得盡忠於國此朝廷所以推仁而廣恩而爲臣子者之至幸也翺自永樂乙未第進士歷官監察御史行人司正僉都御史進副都以至左右都御史今加陞太子太保仍兼本職累朝恩典隨官遷轉皆受誥勅藏之

於家而此二通乃翺爲左都御史鎮遼東時今上皇帝所
賜追贈翺之祖考祖妣者也翺之先世家灤州劉家莊自
吾祖太公而上至諱進昌者凡十七世俱葬灤州元季兵
亂吾父及吾伯叔攜家徙滄州之鹽山卒葬其地子孫遂
爲鹽山人今翺自遼陽還乃得命工礲石勒祖考妣受誥
文樹于灤之先塋餘皆以次當勒石於鹽山也吾所以爲
此舉者非在誇耀於閭里鄉黨侈君上之恩彰先世之德
爾後之子子孫孫觀感而興起者登斯壠覩斯文忠孝之
心得不油然而興乎景泰三年月日榮祿大夫太子太保
兼都察院左都御史孝孫翺謹識

永平府志

卷之二十一

碑記

六

重建永平府城樓碑記

明陳循

京師之東有永平府蓋孤竹國也雖爲禹貢冀州之地然
舜分十有二州已隸于幽矣至秦爲遼西郡漢屬右北平
魏爲盧龍郡元爲永平路國朝始改路爲府置永平衛戍
守府故有城築土而已卑隘不稱洪武四年指揮費愚廓
其東而大之周圍至九里十三步其形勢則東表碣石西
界灤河大海在其南羣山限其北山之外爲朔漠之地城
有四門東曰高明南曰德勝西曰鎮平北曰拱辰門上有
樓旁有雉堞相屬已壯偉宏麗矣而于城之東南暨北二
最高處又各爲樓以望烽火名之曰望高樓太宗文皇帝

建北京以其畿內東藩且爲重鎮襟喉之地朝鮮諸番朝貢必由之路乃增置龍盧東勝左衛所以控制守禦乎一方者嚴矣近歲朝廷慮典兵者久則或生懈惰往往簡命大臣之剛廉者俾總其事且典其機焉聖天子踐祚之初都察院右僉都御史麻城鄒公來學實以提督軍務巡撫是邦旣徧閱關隘悉設險固戍守以防外患顧視永平城樓頽毀俱盡無以壯觀內服威視遠方會歲屢登人用咸給乃聚工材悉仍其舊而重建之贊襄之者則總兵官都督僉事宗勝左叅將都指揮僉事胡鏞暨都指揮僉事羅政永平府知府張茂亦皆協力助成其事蓋經始于景泰永平府志

卷之二十一

碑記

十七

二年秋七月十六日而落成于是年之十月十五日文武勤于奉公故用雖費而不以爲侈軍民樂于趨事故成雖速而不以爲勞其視致力于釋老無益之祠廟若其他所爲者何可同日而語也哉旣成宗公以爲不可以不記其成之歲月乃介翰林庶吉士劉宣來請文書于石且以彰鄒公之美焉宣予同郡人嘗自永平戍舉進士固予所愛重者而鄒宗二公又都憲總戎之賢者也故不辭而書以歸之

山海關天妃廟碑記

明 祁 順

天地間海爲最鉅海之神天妃爲最靈凡薄海之邦無不

祀天妃者由其能驅變怪息風濤有大功于人也直隸山海衛去城南十里許爲渤海汪洋萬頃不見涯涘海旁舊有天妃祠相傳爲國初時海運之人有遭急變而賴神以濟者因建祠以答神貺歷歲滋久故址爲浪衝擊幾不可支而堂宇隘陋亦漸頽毀天順癸未太監裴公瑞以王事駐節山海諭神之靈就謁祠下顧瞻咨嗟語守臣及其屬曰天妃顯應功利聞天下而廟貌若茲非所以崇明祀也盍撤其舊而新是圖遂施白金三十兩以倡于衆時鎮關兵部主事楊君琚暨叅將吳侯得各捐資爲助而凡好義者亦皆致財效力以後爲媿於是市材僦工擇時興役崇永平府志

卷之二十一

碑記

六

舊基而加廣焉爲祠前後各三間堅緻華做足歷永久其像惟天妃因舊以加整飭餘則皆新塑者復繪衆神于壁間威儀踰踰森列左右遠近來觀莫不肅然起敬以爲前所未有也肇工于甲申年秋七月落成于是年冬十月衆以麗牲之石未有刻辭徵予記其始末用傳諸後夫能禦大災能捍大患以安生人者徵諸祭法于祠爲稱我國家明制度尊祠祀豈無意哉亦爲民生計耳嘗聞東南人航海中者咸寄命于天妃或遇風濤險惡變恠將覆舟卽疾呼來救見桅檣上火光燦然舟立定是其捍患禦災功罕與比故在人尤加敬事而天妃名號居百神之上亦莫與

京焉渤海之廣無遠不通神之流行無往不在人賴神以安神依人以立然則斯祠之建庸可後乎當祠成之歲居其旁者厄于回祿勢焰赫然及祠土人遠望之見烟光中人影上下意其爲護祠者旣而旁居蕩爲灰燼而祠一無所損向所望烟中人影皆無之乃知其神也噫神之顯赫不可掩如此所以惠福于是邦豈淺鮮乎哉順旣敘其事復作迎享送神之辭俾邦人歌以祀云其辭曰蓀壁兮葑房辛夷楣兮蘭橈桂梁雜芬菲兮成堂神之奠兮海旁吉日兮將事女巫紛紛兮至止蕙館蒸兮薦芳醴衣采兮傳葩吹參差兮舞婆娑神不來兮奈何輕風颺颺兮水揚波神永平府志

卷之二十一

碑記

九

開平中屯衛新城碑記

明姚夔

永平禹貢冀州之域秦漢爲右北平郡唐爲平州元置平灤路我太宗文皇帝入正大統遷都北京而永平去京師五百里遂爲畿甸重地又以灤負山帶河尤爲要害乃于義豐舊縣置開平中屯衛自大寧沙嶺徙來今去州九十里舊有土城頽圯成化改元之明年都察院右都御史李

公以其地密邇邊境宜有城以備非常奏准下有司講修築之政於是巡撫右僉都御史閻公鎮守印綬監右監丞龔公總兵官東寧伯焦公相與協謀經畫而府衛咸聽約束擇廉潔官得永平府通判段璣忠義中衛副千戶陳昶董領厥事計貨食之出入量工程之多寡因舊增新百堵既完乃作南門以正面勢作東西門以通往來浚溝隍布橋梁疏水道是故甲兵有宿室家有護晨昏警嚴鐘鼓分明民居帖安誠可謂一勞永逸者也周計尺九千二百七十有八高爲尺二十有三始事於成化三年十月一日訖工於明年五月十二日通判以是役鉅而不費重而不勞永平府志

卷之二十一

碑記

三

上衛乎國下庇乎民巡撫鎮守總戎之功不可無記述以示後乃次其顛末來請余文余惟城郭溝池有國者所當設也然設必有時我國家承平百年於茲四方無患而城郭溝池惟恐其不完固者誠安不忘危之意也况京東保障之地乎雖然民非兵無以衛兵非民無以守城具矣而守之非其人與無城同人得矣而治之非其人與無人同故曰地利不如人和長斯衛者盍思有以和其人而善所守哉庸書此俾刻之城隅以告諸執事

清節廟碑記

明商輅

成化九年癸巳前監察御史知永平府事臣璽上言是郡

實孤竹舊壤伯夷叔齊所生之地也夷齊兄弟遜國而逃節義凜凜雖百世猶一日故孔子稱其仁賢孟子稱爲聖之清迨夫宋元加之以封爵至我朝洪武初再飭祠祀歲久祠圯祀亦尋廢事載大明一統志可考見已竊惟表章前賢風勵邦人臣之職也因謀諸同官捐俸倡義鳩工歛材重建正堂三間翼以兩廡門二重神庫厨齋房爲間各三肇役初是歲春三月至秋八月落成廟有餘地數百畝以付居民侯王等種之歲收其租之入供祀事伏惟皇上追念二賢生平節義賜以廟額庶幾永終弗墜臣璽昧死以請制曰可賜額清節并降祝冊命守臣春秋行事如儀

之則善焉用書以爲之記

顯功廟碑記

商 略

中山武寧王蚤以雄才大畧首從太祖高皇帝舉義平定天下混一海宇已而率師漠北收其餘民比還留鎮於燕慎固封守爲長治久安計以平灤渝關土地曠衍無險可據去東八十里得古遷安鎮其地大山北峙巨海南侵高嶺東環石河西繞形勢險要誠天造地設遂築城移關置衛守之更名曰山海關內外截然隱然一重鎮也自山海以西若喜峰若古北大關小隘無慮數百葺壘築塞旣壯且固所以屏蔽東北衛安軍民厥功甚偉景泰甲戌今左永平府志

卷之二十一

碑記

三

都御史李賓奉命巡撫衛人蕭汝得等合詞告言昔中山武寧王鎮此城池關隘皆其創建邊郵寧謐殆將百餘年矣願立廟祀以報王公爲請諸朝許之屬歲屢歉事未克就成化辛卯李進握院章追維前詔因謀諸總戎募義斂材卜日葺事廼卽山海衛治之西建王正殿三間翼以兩廡樹以重門繚以周垣興造伊始適巡撫左僉都御史張綱下車銳意倡率時鎮守太監龔榮總兵右都督馮宗及叅將劉輔李銘悉以俸貲來助用底完美實癸巳春三月也綱告成于上賜額顯功仍降祝詞命有司春秋致祭歲以爲常山海軍民間命懽呼踊躍稱快有以見王之功德

及於人者深且遠矣李以事之始末屬守關兵部主事尙
綱述狀徵予以記謹按祭法有云能捍大患則祀之若王
之設險守國使百年之間敵國莫能窺其隙室家得以奠
其居其功不已大乎祠而祀之豈不宜哉雖然王爲開國
元勳當其時南取吳越北定中原東平齊魯西入關陝王
之功居多獨山海之人思慕之深者蓋王鎮撫燕薊十有
餘年豐功盛烈非他處比廟祀聿嚴有以也夫王姓徐氏
諱達鳳陽人累官太傅中書右丞相進爵魏國公追封中
山王謚武寧其履歷備載國史茲不重著惟述立廟之意
俾刻之堅珉庶來者有考焉謹記

永平府志

卷之三

碑記

三

撫寧縣新城碑記

明彭時

距京師之東五百餘里有府曰永平又東七十里有縣曰
撫寧是爲永平屬邑蓋其地在漢隸右北平郡漢以後率
多荒廢至金大定末陞新安鎮爲撫寧縣撫寧之名始於
此元無撫寧與昌黎鄰地或併或析最後乃並置焉國朝
因之洪武十一年知縣婁大方以避寇故請遷治於兔耳
山之陽永樂中復卽舊治置撫寧衛而衛與縣相去十里
許皆未有城居者凜焉惟外患是懼名雖曰撫寧而實有
不寧者矣時提督左都御史李公秉巡撫右僉都御史閻
公本詢察民情利病乃具疏請城衛並復縣治學校于一

城制曰可於是鎮守右少監龔公榮總兵官東寧伯焦公壽相與賦財鳩工命永平府同知劉遂撫寧衛百戶郝銘督率軍民分工築砌始成化三年三月一日越明年五月告成周圍一千一百五十六丈高一丈有九尺其上爲堞口一千八百七十其東西南北關門以通往來縣治學校並列于內自外觀之城垣崇固濠塹深濶森嚴壯觀隱然爲一邑之保障矣同知劉遂指揮毛綬具事本末致書兵部左侍郎昌黎張公文質托以求予記予惟天下郡邑有僻有要恒因時勢爲輕重撫寧之地在唐宋以前僻居東北槩視爲荒遠未之重也迨永樂肇建北京以來是爲畿

患有以捍而奸宄不敢作庶幾撫寧名與實相稱長治久安永爲京師之巨防也倘恃城而怠政不恤其人則人心嗟怨離叛雖有金城湯池之險奚益哉此又來者所當知也昔聖人修春秋凡城必書說者以爲重民力茲所爲書者不獨重民力且將使民德諸公不忘并告來者是修是葺益善其政保民于不怠矣

撫寧縣重修文廟碑記

明 李東陽

撫寧縣學教諭袁溥訓導劉瑁沈鈺具書因縣丞張儉上京師以達于余曰撫寧廟學久不修惟一殿一堂亦就傾圯修武姜侯鎬來知縣事乃會官贏財復勸富室爲義舉

永平府志

卷之二十一 碑記

三五

圖新厥制葺大成殿五間建東西廡爲十間飾先師及四配十哲爲龕各一爲賢士二十有三龕及主皆用木而髹以朱其外爲宰牲之厨爲簠簋籩豆與凡祭物咸備爲櫺星門爲戟門皆一而三爲持敬致潔門左右皆一爲碑六覆以亭增明倫堂三間爲重簷翼室其旁爲二齋後爲饌堂前爲儀門又前爲大門爲二樓曰興賢育才之樓鑿地爲泮池有亭曰泮亭爲井曰桂井爲亭以習射曰觀德之亭皆揆地勢簡物財規度宏麗制周詳密蓋曰侯蒞政以來再閱寒暑而命工舉役僅及其半于是獻薦有所敦學有地章縫衿佩之士有所瞻法閭井之民有所觀化按州

部而察吏治者有所據而稱爲才侯雖不敢自以爲功而茲事也不可以不識也敢以是請于太史氏予嘗觀之易曰盥而不薦有孚顒若其傳曰聖人以神道設教而天下咸服蓋誠積會神以示儀表莫若于祭而設教垂訓成天下之治者于道則甚重焉必其爲祭不徒簠豆籩羽之儀所謂教者不獨以詞章句讀條格號令爲事然後足以觀于天下此易之道孔子之意也今天下郡縣必有學學必有廟廟必爲孔子設者蓋學道之傳彛倫爲著而其著于經者待孔子而後明則儀刑所在非極崇奉以爲報祀有不可者故其名學先而後廟彼齋居稟食者不過習口耳

爲身家計彛倫之重漫不省爲何物是自棄于孔子之教則所謂崇奉報祀之典蔑爲末節細務而不舉也奚惑哉然苟祭焉而誠不至禮不備徇文而遺實其視學之末者殆無以異也夫學者士之所有事而倡導訓厲之政則有司存聖天子嘗視國學躬釋奠戒飭師生俾進學業以爲天下倡撫寧畿內地風化所先承宣之功于是乎在而凡有事乎廟與學者雖欲不自致于文明之治其亦有不客已者姜侯本宦裔初命今官廉勤而惠殫修倉庫舉凡廢事多可書者而無與乎廟學之事故不復及云

國朝建學之始惟府州縣有之越自正統改元之詔諸戎衛始得置學而山海衛學實爲建焉然廟地湫隘且規制弗稱十有四年都指揮王侯整鎮山海始與衛學教授張恭建廟宇爲象設構明倫堂五間東西齋各三間餘尙未備也天順六年指揮劉侯剛復構東西廡十間學舍六間成化七年兵部主事睢陽尙君綱來守山海建櫺星門及製祭器若干厥後餘姚胡君贊別築殿址遂昌吳君志餘干蘇君章繼作棟宇爲戟門於櫺星門之內進賢熊君祿重修學堂外爲周垣爲泮池池上爲橋今尙君弟縉復以主事來守乃修齋舍築官廨闢射圃規制悉備與所謂府

建學使出科貢與文士爲伍當是時小大臣庶奔走祇奉之不暇暨乎復辟之歲乃復有繼而興者今聖天子在上紹志述功日宏月著出使者宣德意之休居守者協寅恭之効故雖關徼遠地擁衿佩而橫詩書者與輦轂之下畿輔之內殆無以異也孔子謂善人爲邦百年可以勝殘去殺魯兩生亦云禮樂百年而後興况聖人過化存神之妙宜有朝令而夕布者而又積之以百有餘年之久哉故觀學校者當以時論不當以人地論也且古之胄子固未嘗分文武爲二途今文士習科舉而仕者亦與兵事武胄雖專靡襲然亦有由科以起者名雖判而實亦相通也况彘永平府志

卷之三十一

碑記

二十六

倫風俗天下所同無彼此之間則所以學爲忠與孝者其容以二乎哉山海舊學固有取科目著名節者不止乎甲冑弓矢之雄後之學于斯者其亦知所勉矣蓋國家之文教于是乎成而有司之政于是乎始故特書之俾觀者有感焉

重修文公祠堂碑記

明翟鑾

昌黎縣治之東北隅故有文公祠宇在焉我太祖高皇帝龍飛四年建也茲百六十載楹桷摧毀丹青漫漶且規制卑隘享祀弗稱無以上慰聖祖崇重咸秩之典嘉靖丁酉山西柱史景君溱按歷其地瞻拜慨然謂觀風首事景行

莫先焉遂屬永守劉君隅郡憲柯君喬拓地易材鼎新其制越數月而告成乃走倅京師徵予爲文以紀歲月余讀唐史考公世系南陽鄧州人昌黎本源地也高祖以上實塋于斯其在鄧七世祖茂後魏以功封安定王蓋以功名顯其在唐諸父雲卿銘誌擅聲大歷擇木書法媲美陽冰滂湘輩文學及第相望于時蓋以文章顯植本發源茲地之靈信不可誣國初肇建祠宇不於南陽而於昌黎聖主真有見哉顧歲久則敝敝斯忘方今浮屠淫祠徧天下金碧裝嚴四方士女爭致金錢日久奔走顧名賢之區視若龐贅或存或敝恬若不聞然則侍御君景仰尙友之心端

嶻方以柱史徵迺諸君用心之勤遂憇憑襄其事樂善之心咸可嘉尙也已併書以記

重修三屯營城碑記

明 戚繼光

國初捐大寧藩封界兀良哈爲屬 賴障輔郡莫重薊鎮未幾匪茹厯我宣廟出喜峰貢路征之而尙引外 爲梗故初鎮桃林口移于獅子谷天順又移三屯營去喜峰二舍矣營曰三屯忠義衛三百戶屯地也屬遷安縣西百二十里左山海右居庸而縮轂其中以要貢路示重非擁武衛北城何以張形勢而抗威稜哉舊城庳薄而隘南有堦垣爲截殺營卽移鎮府所芟也二營間有闔闐每以無城永平府志 卷之二十一 碑記 三

戒暴客而屯戍非土著兩坊空營以行雖名重鎮虛亦甚矣遵化縣去此五十里忠義三衛一所附之而此惟三百戶勢輕不足以犄角鎮府麾下移兵餉顧抱檄印于衛非所以尊統馭而急禦侮之完策也自嘉靖來 震京國隆慶之元入薊東陞而是鎮益重次年乃以余總理之邊垣孔亟經營六年次第就緒內地賴以安堵二營闐闐日壯恐益誨 爲 資雖增司守備非若軍衛可永賴而全鎮之衆常練于此弗足以容戍者病之矣乃謀闢城于制府劉公撫臺楊公當上卽位詔增飭邊城二公因得所請適少司馬汪公閱師而以移衛謀之公於元年條其便宜制

以忠義中衛移之三屯城內其掌印佐貳巡捕指揮及千戶經歷各一佩印赴之旗軍春秋踐更而有警悉至遂置衛增營及繕建公署百廢具舉舊城益不足以居之矣乃于二年秋規外地而善其址三年楊公爲制府王公爲撫臺辛公爲兵備胥襄工于三月撤南垣而環南營以圍之凡五百五十七丈高二丈五尺加五尺爲雉堞而廣半于高址廣四尺有餘門三南曰景忠東曰賓日西曰鞏京其譙甚麗而闔次之徂暑外完秋燹其裏上下有埤以爲之防次年春二月乃繕舊城凡六百一十六丈表裏高厚悉如新制冬而畢役正北爲重閣祀元武尤雄於麗譙角樓永平府志

卷之三十一

碑記

三

壯哉城也足以衛衆矣或有疑其制多異而因軍正以請業已樂成則諭之曰凡堞戰格利用禦遠若鈎援薄其下而頰眎出擊爲艱乃于堞址亦創睥睨如懸半雷可藏身而頰擊水且從之下以外殺孔多勢分而注墜瀑落內則迤麗鱗次如級視彼內勢直而水專注其土善崩外因以傾者殊矣凡池有隍高而澗也其庫者爲濠塹故隍多復而險以夷乃因其勢淺七尺而深三丈其廣六七尺不等又以北川東走勢不環抱完固而于東門外下高就卑引以十丈湖其長三百五十餘丈深僅七尺以所出土爲堤名曰孟堤者孟諸余別號也時以桃柳上下二梁以跨之

堤之亭曰同春留土中爲亭名曰宛在取諸蒹葭環流植荷而爲將士休沐地或擊楫以遊焉湖曰震湖以在東方以取鎮胡其音同也凡邊障無北戶舊爲門三而已直北經涂有岑樓居鐘鼓金木相尅多水火災乃于北臺旁級左右共制四室如城門狀及所塞舊門各虛其內如北制皆爲武庫以藏戎器簡書伍符避水火也又留舊南譙懸貢鼓岑樓獨懸景鐘跨通衢重關金革和鳴達于四境登而眺之樓臺署廟聯以闐闐繡錯而翬飛謂之錦城可也嗟夫城制本繇以防水後用蓄衆乃藏竊聞之古人矣城者盛也所以盛衆也衆則益之不展曷以盛諸城者成也

一成而不可毀也制未曲盡而孰保其毀乎故余九年于茲東控遼左西護陵寢爲臺一千二百有餘里凡五五標十五營皆爲保障計于以重封疆而衛社稷也茲奉制撫諸道之畫幸有餘日及此敢不畢心力藉將校百執之勞而遙觀厥成于重鎮乎凡我同事旣保我圉而無罹于鋒鏑則此亦可以忘勞矣軍正敬諾鐫之而示三軍且次執事于碑左俾來許之母忘是勞者

樂亭縣重修文廟碑記

明馮琦

樂亭有學創自金大定之末年迨我太祖定天下詔郡縣飾新學宮唯時稍稍拓舊基成化嘉靖間再一繕葺迄今

五十餘年蝕于蠹蝨頽于風雨不修且日就圯壞邑侯潘君爲令之明年百廢俱修豈弟作人建議鼎新又以學宮西鄙閉塞櫺星門外僅數武卑隘荒蕪夫聖道若宮墻數仞而士貢進廣大高明奈何卑塞若是乃出贖鍰佐役構旁舍地爲聖域環橋街鳩工計貲庀材輦石尅日始事再稔而竣殿廡門墻瓦墁芬檫金碧丹堊瑩耀參錯以鏞簷管絃篋簋雲雷之屬靡不修飭凡爲敬一亭三楹就中亭三楹爲齋若厨者八楹起正月十五日落成于七月二十四日諸博士弟子謂不可無籍不佞按隋地理志載邑本盧龍故郡據險乘塞實北上游而清瀕一帶綿亘溇瀆其

人率豪傑任氣習于戎馬擊刺而間不雅馴已又讀元廟
學碑乃謂士多樸茂彬彬禮讓之遺何兩者所載刺謬甚
也豈其豪傑戎馬尙未講于俎豆而樸茂禮讓則與詩立
禮之後乎議者謂國家二百餘年弓矢在櫜干旌在巷畿
之地童子舞勺成人秉槩道且大明而比者東西告警所
乏者不在詩書而在韜畧然則邑之故習固今之所急而
後乃批牒也是又不然詩曰旣作泮宮淮夷攸服古者壁
宮橋門之內藏焉修焉游焉息焉出以受成人以獻馘有
文事有武備則學之所以爲學也夫子不答軍旅之問而
其自命曰我戰則克至其論人材則喟然三嘆于狂狷忠
永平府志
卷之二十一 碑記
三十四
信之徒夫豪傑近狂狷而樸茂近忠信樂邑之風氣人心
吾夫子所願見也孚而翼之道心宏矣鼓而用之德心廣
矣然則昔之所謂戎馬擊刺寧無說禮樂敦詩書而今之
彬彬禮讓也天下無事則不爭不黨天下有事則不吳不
揚倡率化道是在有司耳夫子修春秋宣榭桓楹皆謹書
之而泮宮之作無譏焉錄其詩以彰魯之美今之爲政者
簿書不暇給何暇問兩楹潘侯廣勵學宮興賢育才不費
公帑不程民力今且以治行高等徵而樂邑文物日浸月
長將相文武之選雲蒸龍變則無忘侯之教也因爲志其
歲月於泮宮之左

重修關王廟碑記

明白瑜

嘗聞有功德于人者祀之又聞神不歆非類祀典之興廢所係非渺小也關王有功死事於典應祀則歆享於樂之人可知以其類也夫樂之廟王也久矣一葺於世宗時繆侯越六十禩萬歷甲寅土人憇卑隘未廓丹青盡落神弗妥謀新之幸太原桑侯來人倫冠冕且於王鄉梓也割入祿五十金穀若干石鼓舞邑倅學博士紳父老靡不樂贊厥成於是更鼎建焉肇于二月中旬迄于六月上旬洵盛舉也廩生王確然屬予記余惟明去漢建安二千餘年不爲不久樂去晉解梁二千餘里不爲不遙久且遙雖王之

永平府志

卷之二十一

碑記

三五

靈響能及之而樂之人何所感而祀王哉豈以王刺良誅丑解白馬圍攻曹仁斬龐德操至議徙都以避欲祀王武勇耶抑當吳尙可爲援時王以義辱吳使絕吳婚擯吳不與通欲祀王剛正耶且曹禮遇王王淡然無染美女不御金帛必辭封庫拜書而後行欲祀王奇節耶諸如此皆表表足以祀王而王之昭昭如日中天者不與焉君臣兄弟之倫是已王嗜春秋左氏左氏有云臣竭其股肱之力加之以忠貞其濟君之靈也不濟則以死繼之王自結義桃園誓與先主共生死雖崎嶇顛沛歸曹於俘虜之中知主在袁行馳而去屹屹萬牛莫輓操亦云各爲其主勿追也

蓋其初心爲漢恩若兄弟義重君臣使奸雄皆已服其心故雖身死于吳人或惜其功之未就不知王之卓犖超群凡以徇國家報知遇耳王誠得死所矣余見海內自薦紳以至婦人孺子疇不仰王自都會以至閭井夷方疇不祀王歎於樂而虔心若是者以樂雖海濱薰夷齊諫伐揖遜之風與王趣合臭同尤甚也意嘻祀王而王護樂護樂而樂愈思報王當自今日始語曰祭必受福又曰神所憑依將在德矣願與鄉之人共勗之

重修永豐倉碑記

明黎芳

鎮倉以永豐名由來遠矣我朝初航海以餉北平于時建永平府志

卷之二十一

碑記

三六

在城外規制閔鉅後徙城內制半之及罷海運而倉始廢先是營路餉務咸隸于薊筴雖長難及馬腹率病之世宗朝歲紀闕逢下部臣議分置餉司一如薊密是計君程復葺之倉之沿革具載郡乘者可考鏡矣嗣是議者謂營路業置倉而永豐如故不已虛乎遂議裁而倉遂傾圮過半嗟乎此蓋計睫前耳歲丁酉余銜命來計是鎮值

需餉孔棘前部永春李公視篆東曹議開蘆浙引凡二萬以佐軍興故事名商中納余上檄制府邢公撫臺李公僉俞繕永豐貯之木石磚瓦藉資官帑工匠量鳩州縣創造者凡十二楹補葺者凡十五楹新蓋碑亭二所大門一

座神祠官廳類皆修飭之經始于丁酉之冬落成于戊戌之夏甫及一週而廢墜煥然聿新是事也主裁則兵憲蒲城樊公經制則管郡事副憲新城徐公而奉行之者則盧龍葉君洎諸賢令也餉廳隋君新涖與有力焉顧土運商夙習長蘆不習浙引巧脫者觀望掉臂幾于苦窳余數數請大司徒楊公方得允改而諸商始翕然樂就後有繼此而開者其尙殷監浙焉役旣竣盧龍尹請記其事余惟永鎮神京左輔也顧不重耶乃阻塞限海邊關禁制延袤可四百里許且土瘠民貧夫以彈丸之區而襟喉三韓擁衛都會其鄭重若此主客舊額數幾十萬而歲徵民粟米僅四萬有奇止足支兩月士餉若遇海 交 徵調四集旱澇歲儉民多轉徙當是時召買則室空如懸折給則腹枵以待是不可深長思乎古稱未雨而徹桑土未濟而謹衣裋言貴預也昔荆川唐公嘗請復海運斯說蓋自天津出洋以達灤河海口灤達郡最爲省旋以臺議驚濤而寢太守孫公亦嘗議通運河自王家閘引灤導青以入交流進黑洋出大沽入運河以通於天津乃所勘議鑿鑿可舉試一倣而行之則歲可省太倉十餘萬緡而水旱師旅始無可虞矣無已則廣積貯平東警底定請將新開鹽引留貯永豐勿拘年例時其歛散易其陳新时期以恤卒濟邊是又

常平之遺意也不然庚癸已呼而後謀及于爨必不幾矣然則蓋藏之計顧獨可忽乎哉余謫陋代匱一稔將半謬竽西秦慙無裨益行矣乃若爲鎮計久遠圖永利則以俟後之君子董是役者例得次之碑陰是爲記

修講武堂碑記

樂亭古盧龍地今京師左輔北鄰邊南濱海其人勁悍習戎馬尙義勇圖經載之邑有教場距城二里許在乾之隅厥土澶衍潦淖所鍾而廣輪不能數雉不足以馳逐邑故所募鄉兵率白徒冗弱弛玩因循校閱希曠間一集而此之闐擁紛拏肩摩趾錯曾不得成列而公宇湫陋堂廡淺永平府志

卷之二十一

碑記

三

迫觀褻而威頓有事於是者立表下漏卽意斲色厭亟亟卒卒趣具彌文而已閱時旣久荒蕪傾圯日以益甚歲庚寅潘公來視邑事行保甲法無何有烽警奉檄蒐乘則簡保甲丁壯得五千餘人募師訓肄因故教場地擴而闢之縱橫五百二十步增庠塾隰旣燥而剛前爲講武堂後爲養威堂左右爲翼房東南爲將臺南爲坊曰容民畜衆鑿井二環植以樹而繞以塹北有小塘通河流而濬之哀土爲岡以捍冲決墜前汙萊爲方田百二十畝有奇簡閱百需於是焉出其賦功則兵之離次辭行者訟之論爲鬼薪城旦春者材木甃甃悉公自籌會賢以奇羨不費帑亦不

勤民於是畛域宏廓位置整嚴旌旗孔揚金鼓加震隊明
伍肅騎駿射疏人皆謹訢倍生武勇投石超距矜鬪樂戰
監司大夫行縣馮軾而寓日者貌峻體肅視豁意舒校藝
程材旌能勸敢甚安且諦罔有厭怠士畢其技上狎其觀
讚誦稱嘆以爲令績而公顧鯁然若有遺也謂尾善濡隍
易復先甲存乎事後甲存乎言不有以告來者令弗嗣事
而墮前功亦惟前人之責爰礪石徵予記且曰不肖爲令
滿秩幸逭於辜蓋被聖書之錫有云朕不忘東顧尙其容
民畜衆曲軫周防俾閭井救寧凡不肖所爲矻矻惟閭井
是計惟聖天子德意是承是宣用敢恭揭絲綸施之棹楔

永平府志

卷之二十一

碑記

三

以揚威武聳厲兵士凜然若天威臨之也蓋仲尼繫師曰
水比於地夫地以有容善畜而水比焉兵猶水也畜而後
可用容而後可畜故塲圃之步武修而衆以博愜其觀矣
壇宇之規制易而士以奮揚其氣矣倘固陋弗更踵敝不
飭備哀防弛保障謂何樂亭爲畿輔巖邑一旦屹然如長
城藉令繼茲者綢繆塗蕘繹而弗失救寧之慶詎爲樂亭
廟廊長無東顧憂邊塵倭禋永靜全銷是則公所爲拳拳
之意公諱敦復山東夏津人與予同舉癸未進士始令洛
陽旣固始暨令樂亭凡三爲令所至有媿政云

樂亭縣建新倉記

明焦竑

我國家稽古立法以積貯爲大計歲儉有助軍儲有供程
其盈縮以殿最有司者故自畿輔郡邑而下廩庾相望然
恬熙久遠矣令甲雖具有司或陽以名應之往秦晉吳越
歲一告稔輒輸內藏以給甚且議支轉漕之粟而竟無療
于龜腸蠅腹之氓此僅一方一歲之非時而中內俱困矣
矧望以佐軍興之急乎蓋卑者不府于官府于橐高者微
會簿書槁心拮力庶幾歲滿得代可幸無罪顧安有深思
遺力及此者哉樂亭爲三輔輿區地有遺秉民無斂穢舊
帑虺敗爲尤積粟雅不甚饒而多露積自潘君之令也出
牛百八十蹄穀種三百餘而民始知緣南畝種粟以鍾計
永平府志

卷之二十一 碑記

四

若預備若社倉若義倉若常平倉三萬二千有七百而官
始知有贏糧請帑金五十拓倉而新之環者爲廩五十五
楹北者爲祠三楹中蹲者爲亭一東西峙者爲門二而粟
始知有蓋藏余因數成績而慨嘆于君之能任事也食爲
民天積貯爲民大命姑無暇遠引卽邇者扶風馮翊告薦
飢矣島艘塞馬告交鬪矣有如萬分一轉徙之民枵腹而
待哺不逞之徒瞋目而語難長孺發淮南之粟而降人仰
塞下之供人所腐心莫厝者君不寬然應之有餘哉嗚呼
自干進之風熾任事之效微當官者往往有不屑之心視
其官如傳舍前者旣以遺之後後者復以委之前展轉相

仍坐待其事之自壞君旣奮身倡首而繼是任者不能繼
其成或又從而隳墮之此豈復有人理也乎君名敦復余
鄉夏津人癸未進士三爲令所至有能聲而未調猶勤其
官若此其德量未有涯也余故因請而樂書之

忠烈祠碑記

明 劉景曜

古有祠今無祠古之祠有功于民者祀惟謹否則必其有
關於教化風俗而其人雖死猶生者也故其祠常少而皆
足垂不朽今則大都取媚生前已耳時之不古若也卽一
祠已不勝升降之感者矣永之有忠烈祠也科正李江爲
唐程焦三公而建者也三公當 內地能從容就義視

死如餌忠烈凜然如出一轍夫名城失守人方肉袒迎降
貪旦夕生而憤不顧身如三公者何可多得也哉唐則先
令舉家自焚因謂左右曰吾死之後亦焚吾屍勿中

遂更衣西向再拜自縊程則拔所佩刀自刎不死令家丁
斷頸衆皆涕泣勸慰程豎髮裂眦復起自殺焦則持長矛
血戰死鋒鏑下骸骨竟無人收噫亦烈矣哉李子捐金四
十募三十爲之立祠于武學戟門之右隙地而又還贍田
四分之一以永厥祀誰謂今無祠哉唐公之靖古越山陰
籍以會舉第二人官武學科正程公應琦與唐同邑以武
闡三捷任道標中軍焦公慶延盧龍世胄歷營路叅軍不

佞感三公之忠節多李子之義舉輯其事實姓名勒之于石以識不朽因爲之辭曰人之有生百歲爲期其何不樹以止于斯三公臨戎名城報破琬琰俱碎聲名並大萬禩傳流芬芳遠播有盡者形不滅者心今之視昔後之視今落落祠宇以軒以豁孤竹之墟高風可掇

重修清節祠碑記

國朝 彭士聖

祭有十倫非求福也先王神道設教立學禮先聖先師虞夏殷周則以舜禹湯文爲先聖各取當時左右四聖者爲先師漢高雖祀孔子太牢先聖先師號尙未正至安帝始隆闕里唐武德中釋奠太學猶以周公爲先聖太宗用房永平府志

卷之二十一

碑記

三

元齡議乃停周公升孔子以顏淵配而先聖先師始定其後天下學校並祀名宦鄉賢諸凡古聖先賢忠臣義士節婦烈女亦得耑祀於里蜡祭報神漢儀猶曰報諸鬼神及古聖賢之有功於民者也迨二氏教興倡以禍福動民愚夫愚婦惑資冥福紺宇琳宮侈極金碧反將膠庠古祀茂草荒烟希福闡正俗使然矣永平屬古孤竹採薇二子起商季遜國叩馬清節萬古爲昭上而孔孟亦稱曰賢曰聖且推爲百世師是夷齊已在先聖先師列雖不能如孔子崇祀天下學校而祀諸宗國今清節祠留洞山之陰俯臨灤水當與孔子闕里等固不僅若他賢尸祝於鄉而已予

壬寅來守春秋例得率屬致祭是夏相國范公承祀

祖陵東旋追陪清風臺上紀之以詩目擊祠圯實維有司咎
祀不祀固無與二子而稽自漢熹平五年已有祠唐天寶
七載祀義士八人於郡縣崇祭則自此始宋大中祥符四
年曾訪廟遣官致祭清惠仁惠諡號則封於政和三年進
侯加公則更於元至元十有八年至順元年頒廟額曰清
聖古廟久廢曾移于郡城內東北隅爲明洪武九年郡丞
梅珪所建未幾復廢景泰五年郡守張茂乃重建於孤竹
故城成化九年郡守王璽請于朝賜今額御定祭文詳載
元中丞馬祖常明學士商輅兩記甚著宏治十年郡守吳
永平府志

卷之二十一

碑記

三

傑重修有行人張廷綱記之嘉靖二十六年郡守張玘重
修規制大備有侍講袁煒記之四十二年備兵使者溫景
葵始于廟北隅隔河建孤竹君廟隆慶六年郡守辛應乾
萬歷十一年兵備雷以仁郡守任愷二十七年郡守徐準
曹代蕭等皆經重修代蕭且復同給諫白瑜輯夷齊志嗟
夫首陽一餓民到今稱臺城同此一餓尙肯捨身同泰未
聞頂禮先世餓夫乞衣鉞斯民之不遑從事于茲又奚足
怪禮曰有其舉之莫敢廢也非其所祭而祭之名曰淫祀
淫祀無福狄仁傑奏廢天下淫祠吳中止存泰伯季札四
祠如泰伯季札者議廢所不廢夷齊有功世教惡可聽置

俎豆不光爰謀諸寮屬咨于士民積黍爲銖延至甲辰夏
尙未及千金待鳩工庇材卜吉啟土不期大雨灑漲平城
道沒弗克往又越月餘水退口外衝入木植集廟下有如
夙購筏至計獲命工度之已贏止需磚瓦灰釘並匠作食
用因以所募金雇濟俾盧龍李令守掌擇鄉耆督工經營
論廟制規模宏鉅非數千金不可用力少而程工易所賴
浮木居多時會相值似亦有神助云是役也工肇于康熙
三年甲辰夏閏六月至十月終粗完沍寒暫綴越明年乙
巳春融加以丹雘四月旣望迄用告竣門樓殿堂臺廡庫
厨齋房咸撤易煥然一新其孤竹君廟就毀恐墨台父子

異視未安且于孔廟啟聖祠意有戾矧茲土實此君舊服
是應相繼修復往雖有廟戶恒別處朝夕不之顧尙或利
其木石而反侵損之舊存地籍固可考多被隱佔清出擇
僧舍守本不宜用浮屠藉司香火歲以租供祀事並食之
庶不致斯廟無守而仍爲曠廢也予乃進邦人而告之曰
爾思享福曷若遠禍禍幾實兆于爭止爭莫善于讓爾邦
人噓被其清風已久今新其廟歲時伏臘瞻拜其前仰而
思爾邦之前人爲子如是爲臣如是爲兄與弟又如是卽
當自審爾宜何如爲子爲臣爲兄爲弟縱不能比節致謹
而試先師其讓始而雍容于門內繼充此操于鄉黨朋友

之間無不以遜讓相期廉隅共砥自然訟獄哀息室家和平內侮不生外患不作于此鼓腹康衢優游盛世以載揚神休誰謂祭不獲福

鄉賢祠碑記

國朝 陳 綰

山海舊無祠立祠以祀賢自海釣蕭先生始繼此而祀者有克修鄭先生角山詹先生祀止三先生故曰三先生祠夫三先生名在海內忠在朝廷績在治所彰彰著矣顧獨于山海祀之何哉蓋山海三先生之梓里也生斯長斯沒而魂魄遊于斯則固宜俎豆於斯禮不忘其本三先生之祀于斯也重所本也禮也且夫賢才之生豈偶然哉彼太

永平府志

卷之二十一

碑記

四十五

行之麓蜿蜒東注橫亘塞垣至山海則峭壁洪濤聳滙南
北東若囊牖其秀爽靈淑之氣無所輸洩宜必產而爲瑰
偉卓特之士而三先生者實出其間故卽山海以祀三先
生昭地產也不然將不謂秦無人哉關令陳綰曰詩云高
山仰止景行行止余始至山海詢父老訪故實卽知有三
先生及考其行事與其言論風旨未嘗不爲之降心焉三
先生之言行已詳於志乘今姑舉其大者夫海釣公振絕
學於邊徼一旦釋屩而處諫垣不可謂不遇矣使能毀方
以徇時俗其崇要可立致乃獨彈駁無所避忌卒至流落
黔中者數年稍遷至閩臬卽抗疏東歸雖戚畹有力者欲

爲之援公亦不暇顧獨於海內諸名公交往來篇什以洩其豪宕不羈之氣故人稱蕭先生曰賢鄭御史以體介之資疾惡如仇甫入道卽指摘天官闕失巡按陝中復侃侃論當世事卒羅讒構謫戍獨石幾於不免語云木直者伐羽奇者鍛然不如是不足以見克修公之賢矣昔大同軍士之變殺總兵官李瑾外阻中訐計無所出角山公以郎中督餉獨激於義乃與遊擊戴廉等嚼血盟因密通總制陰令穴城斬爲內應以擒首惡不成則以闔門報嗚乎斯志也雖以質鬼神可也此鄉黨自好者不爲而公爲之豈不偉然賢丈夫哉論者曰海釣公勇退完名疇然不滓有永平府志

卷之二十一

碑記

巽

蘧伯玉之操克修公抗言亮節之死靡悔有史魚之直角山公奮勇決謀不避險難有甯武子之愚二先生者數奇見絀遺佚放棄已矣角山公宣勞邊鎮晉位卿貳望重台揆乃竟沮于壽悲夫使得究其施用其樹立豈如是已耶然皆有高世之想以名節勛庸自砥礪視得喪死生若鴻毛非氣雄萬夫志堅百折者不能其超逸絕塵慷慨激烈之風猶能使頑懦之士興起于後代所謂鄉先生沒而可祭于社者非若而人與

永平府書院碑記

國朝

盧見曾

敬勝書院建於府城平山之麓故武成王廟右蓋武學舊

址云乾隆甲子

天子起會于謫戍俾牧灤州逾年擢本郡守先是永公寧治是郡政通人和綱目畢張曾來歲大熟訟獄益息良其趾蕭然無餘事思惟報國莫如爲國作人爰因郡人修武廟之請請建書院于總督那公蘇圖布政使方公觀承報可郡人輸財趨事沛若江河之就下月餘費用大集于是監稅工部佛公寶柱構材于桃林之口昌黎縣致浮于海之大木相宅鳩工位其爲講堂堂三楹前爲門後爲齋亦各三楹右爲學舍南北向者三各五楹東西向者四各三楹散室三各二楹計四十有二楹庖湢寢處器用之需備

永平府志

卷之三十一

碑記

四七

廟之制若殿若廡若櫺星門悉復其舊制舍院之四十二楹而繚以垣得請于丙寅年六月迄于丁卯年四月十閱月而工畢乃延名師立學規徵七屬士之才者肄業焉進之曰二三子亦知武學之興廢與予以敬勝名書院之意乎明初定天下建國學立六堂之法乃命韓國公李善長選勳臣子弟入學又置武學于大寧等衛蓋將範武于文使介冑之士皆知說禮樂而敦詩書其用意深遠故其爲制也明以備嚴而不苛法久浸弛而會典程式累朝猶修明之永平武學建于隆慶劉公應節其時入學者猶應襲舍人也崇正十年命天下府州縣皆設武學生員提學官

一體考取雜進無實而學舍荆秦矣末流沿襲祖宗之法而或反其意概如斯夫古之教者文武不分途古之學者體用無偏廢太公以見知之聖際會膺揚陰符云乎哉丹書曰敬勝怠者吉怠勝敬者滅於戲太公所以爲王者師也二三子朝夕誦習于斯仰瞻廟貌溯其德業之巍巍明乎見而知之之爲何事而敬以爲主者之于家國天下無所處而不當斯其處也有守而出也足以有爲如以舉子業爲文章之能事而不究其全體大用之本原則與騎射技勇以爲武者等耳二三子尙無忘顧諟以廢斯舉哉諸生曰謹受教遂書之以爲記

重修撫邑武成王廟碑記

國朝 陳鍾琛

嘗考漢唐以前有文廟而無武廟自唐元宗開元十九年始立太公廟以燕昌國君漢張留侯唐英衛諸公備爲十哲春秋饗祀如孔子禮迨後歷代增修凡省會府州縣之地大率多立廟者撫邑武廟剏建於康熙十六年邑令劉公學師聶公經營成立而縣治之體統始備歷年旣久殿宇殘缺戟門櫺星門漸就頽廢余待罪於茲每切修舉之念歲辛卯吾宗五倫六吉昆仲偕王君化溥慨然發願與邑之由武庠起家者踴躍捐貲鳩工庀材兩閱月而欵俱者以整漫漶者以明廟貌維新誠足以妥神靈而昭典制

矣工既竣問記於余余惟古無岐武於文之事禮樂射御
學者蓋未嘗偏廢也然自分途既久章縫之士日殫精於
典章經籍而常若不足於是折衝禦侮不得不別置翹關
負重之科以待夫魁梧奇傑之士而武成王之廟遂與
先師文廟同爲

朝廷崇德育才所並重諸君斯舉誠有當於

國制之大也顧余思之王雖以武祀然觀之丹書自獻見
知紹統其經天緯地者原不僅以糾糾之概昭示來茲則
今日之沐王庠守王教者宜何如束身名教以恪遵夫敬
勝義勝之旨善夫前記之言曰諸生孝弟禮讓人人自重

永平府志

卷之三十一

碑記

完

於以儲干城之望著元戎之勲乃爲建廟崇祀之意余迂
鈍無能竊喜諸君之好義有爲藉得遂數年屢欲修舉之
念故卽舉前人揭示之語以復於諸君庶幾聖人迷而不
作之訓至於興創之由規制之畧則前記具在茲不復道
云